

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实困境及其改善机制

胡金木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西安 710062)

【摘要】 走向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的价值诉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当代中国走出价值绝对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应对多元化危机的必然选择。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仅遭遇到知识化、外在化,还存在着一种简单化思维下的碎片化困境。面对这种困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需要认识到:认同而非价值强制是价值观教育的前提,生活而非知识体系是价值观教育的基础,融入而非另辟蹊径是价值观教育的路径。

【关键词】 核心价值观;价值教育;价值认同;现实生活;教育机制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章编号】** 1003-8418(2015)05-0104-0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36/j.cnki.jshe.2015.05.030

【作者简介】 胡金木(1982—),男,安徽金寨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后。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教育哲学研究理所当然地不能离开自己所处的时代精神,以批判的、反思的态度回应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引领时代精神发展方向。教育者只有立足自己所处的时代,理性地洞察时代精神,才能把握这个时代发展的内在精髓与基本特质,才能立于思想之巅而后把脉中国教育。

一、走向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教育的时代诉求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精神状况。面对时代的精神状况,当代中国教育在生机与危机并存的精神世界中找寻着自己的发展方向,建构着自己独特的价值世界。

(一)以核心价值观应对价值相对主义

人类生活从封闭走向开放,价值观念也开始呈现多元化,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的结构下,人们的思想世界开始遭受一种“多元”的困境。人们在“自由选择”的主导下,游走在“价值相对”与“价值虚无”的模糊区域,不知如何是“好”,“善”为何物。正如鲍曼所言,“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德模糊性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以前从未享受过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把我们抛入了一种以前从未如此令人烦恼的不确定状态。”^[2]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普遍的道德价值观念失去了强制力量,人们在道德选择上表现出一种摇摆不定、怎样

都行的模糊态度。“价值多元存在着一种消解的悖论,它消解了一种价值独断,结束了一种普遍价值的寻求,使人走向自由的实践;同时也消解了价值本身,使价值走向虚无,结果是人们打着‘价值多元’的旗号开始了‘什么都行’的狂欢。”^[3]

面对当代价值生活的多元化困境,提倡一种核心价值观的学习无疑是必要的,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寻觅道德智慧,树立一种立足民族文化、合乎时代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念。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当代中国的价值追求,不仅是走出价值虚无的思想武器,更是凝聚社会发展共识的基础。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她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回应了时代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指出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凝练。

(二)以核心价值观教育来提高德育实效性

应对多元文化冲击,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寻找适合本国的核心价值观念,核心价值教育成为提高德育实效性的必然要求。

在多元化社会中,世界各国的教育研究者都普遍承认核心价值的存在,并为核心价值的存在做了论证。关于核心价值的基本内容与适用程度方面,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其实,核心价值应该

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需要在人类普世价值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人类社会不仅存在一些具有普世性的价值为世界各国、国家所共享,同时不同民族、国家也有着特殊性的价值观念,为本民族、国家所特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立足现时代,既没有遗忘自己的传统,亦没有忽视世界融合的趋势,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凝练,体现了当代中国教育精神的走向。它是破解多元化困境,促使德育从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的窠臼中走出,是走出一元论与虚无论的纷争的必然选择。它理所当然是当代中国德育的基本任务。

二、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实困境

从价值相对主义走向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现时代的价值诉求。只有在国家层面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在个人层面实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复兴中华民族的梦想才能实现,个体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才能实现。核心价值观作为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凝练,作为应对相对主义与价值虚无的有力武器,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层面,而是要深入到国民教育全过程,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方向已然明确,道路却也艰难。那么,在核心价值融入国民教育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呢?

(一)功利化思想致使价值观教育边缘化

现代社会的功利化取向的根源在于工具理性的僭越,理性异化为工具理性,而视价值理性为累赘。工具理性更看重的是手段的有效性,即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而不关注行为本身的价值意义。“谁若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来做他的行为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把各种可能的目的相比较,作出合乎理性的权衡,这就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4]在教育行动中,人们考虑的是怎么达到既定的目的,在诸多手段中最有效的手段又是什么,而不考虑这种行动本身是否有价值,这种目的本身是否值得追求。

在应试教育主导下的学校,通过“考试”而“升学”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学校质量好坏的实际标准是升学率,教师教学优劣的标准是考试成绩。合乎价值理性的学生身心素质发展则不是教师实际关注的重点,因为教师们知道学生“得不到高分”

“升不了学”,他的一切付出都不会获得承认与认可。从“目的合乎理性的立场出发,价值合乎理性总是非理性的,而且它越是把行为以之为取向的价值上升为绝对的价值,它就越是非理性的”^[5]。教师们谁也不会放弃考试成绩而追求学生身心全面发展。

在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功利化教育下,核心价值教育必然被边缘化,学校、教师、家长、学生更加关注那些“如何考试”的行为,而较少关注那些与考试无关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现实教育中,在“考试分数”面前,一切不能提高学生“升学率”的行为都是不合理性,不足取的。这样一来,相对于应试学科的教学,核心价值教育在学校工作中往往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沦为无足轻重的摆设。

(二)知识化教育致使价值观教育外在化

除了边缘化以外,价值教育还面临着知识化的困境。毫无疑问,价值教育不能脱离学科知识教学或者知识层面的价值规范要求,但是,价值教育更多地涉及到深层的情感体悟与价值认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价值知识的传授。

首先,学校在知识教育中,往往忽视价值教育的存在,更关注具体知识的讲授。在知识本位的教育理念下,智育相对于其他方面获得了优先性,学生们渴望成为一个知识渊博、有智慧的人,教师以“教书”为主,“育人”为次,而没有看到二者的有机联系。以致学科教学中只关注知识层面教学,忽视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从而使价值教育外在于教学。

其次,学校在价值教育中,往往把价值教育直接等同于知识教育,异化为“关于价值的知识”的教育。这种价值教育更关注知识体系的自洽性与完整性,抽象的价值概念、规范、规则。这些“关于价值的知识”抽去了学生个体的价值体验,并未关注到学生对于价值的理解与认同,从而使价值外在于个体。

(三)简单化思维致使价值观教育碎片化

价值教育不仅存在一种不受重视的边缘化与游离表面的外在化,还存在着一种简单化思维下的碎片化困境。学校教育中常常以一种简单化的线性思维来处理复杂的价值问题,从而导致学生所习得的核心价值呈现一种碎片化,零散而不系统。

首先,教师们对核心价值理解简单而零散,未形成一定的体系。虽然核心价值在宏观上可以划

分为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但在实际教育中却处于零散阶段。各种核心价值之间的联系与界限不清晰。每一种价值观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教师们交给学生的仅仅是一个又一个的碎片,而并未将这些碎片系统化为个体内在的价值体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教师们常常用简单化思维来对待价值教育,忽视了价值教育的复杂性。虽然是同一种价值,但由于个体的教育背景与生活经验各不相同,教师之间、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对于特定价值的理解会有所差异。为了避免价值教育出现一种“箱格化”与“孤岛化”,应加强价值澄清的讨论机制,要用一种复杂性思维认识价值教育,“不以孤立和封闭的方式来把握对象,而是通过联系背景和综观全体来把握对象的认识方法”^[6]。

教师们需要在教育过程中超越简单化的线性思维,认识到价值教育的复杂性。价值教育不能是预先设定的、一成不变的、程序化教学,而具有极大的偶然性、随机性、生成性。

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在机制

若要改变价值观教育边缘化、外在化与碎片化的困境,则首先需要教师与学生核心价值在情感上形成一种认同,有了这种价值认同,才能从内心深处去接纳。除了情感上的价值认同之外,还要认识到价值教育的基础是现实的生活,价值教育不能离开学生的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而进行宏大叙事。要认识到教育的价值性维度,价值教育是与教育同一的。所以在教育路径上,价值教育不需要另辟蹊径而只要融入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之中,同构于学校教育。

(一)认同而非价值强制:价值观教育的前提

学校教育中的价值灌输与强制在价值多元的时代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价值灌输试图通过教导、规劝、说服、纪律、训诫等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措施使学生接受并形成特定的价值观念。科尔伯格认为,“灌输既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教学方法。说它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是因为真正的道德包括对那些可能处于冲突中的价值做出审慎的决定;说它不是一种道德的教育方法,是因为合乎道德的教学意味着尊重儿童正发展着的推理能力和对他们所学内容的评价力”^[7]。虽然核心价值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凝练,是应对价值虚无与相对主义的一剂良药,但却

不能不顾学生的主体意识而进行简单化的、外在化的价值灌输。这种灌输无论教师多么“费心尽力”、“苦口婆心”,学生们还是“云里雾里”,提不起任何兴趣。

价值教育只能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上。之所以强调认同,是因为社会成员存在着价值差异性,没有差异,无所谓的认同。有了差异,就需要认识并承认价值冲突的可能性。面对价值冲突,需要放弃价值灌输,但不能放弃价值引导,否则将陷入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泥淖,“无所适从”与“怎样都行”的价值漂泊之中。这就需要在尊重学生主体性的基础上,把教师的价值引导与学生的自主构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基于认同,学生才能形成深层次的价值共识与情感共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于心,外显于行。

(二)生活而非知识体系:价值观教育的基础

价值教育的前提是师生对于核心价值的认同,有了价值认同,价值教育才具有合法性。价值合法性并不足以保证价值教育的有效性,这就需要学校在进行价值教育过程中要关注到现实的生活世界。

“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9]。存在决定意识,个体有怎样的生活,就会有怎样的价值观念。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核心价值都是本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社会生活是个体价值观念生成的现实场域,抽离了生活,就等于剥夺了价值生成的基础。

社会生活对于个体价值观念的生成具有奠基性意义,学生价值观念的生成是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学校价值教育亦不能离开学生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才是价值教育的根基。没有融入日常生活的价值教育,往往会异化为“宏大叙事”般的说教。从本体角度上说,生活世界对于价值生成具有奠基性的本体意义;而从方法角度上说,联系日常生活则是价值教育的基本手段。

当前的价值教育出现了一种“去生活化”的现象,更关注“知识化”的价值原则、规范,简化为从符号到符号的价值陈述,而忽视了价值教育的生活根基,忽视学生真实的生活境遇与独特的价值体验。倡导价值教育关注日常生活,并不意味着否定认知,而要把日常生活与价值教育联系起来,在真实生活中感知、体验、协商、行动。“最好的一种教学是牢牢记住学校教材和现实生活两者相互联系的

必要性,使学生养成一种态度,习惯于寻找这两方面的接触点和相互的关系”^[10]。

(三)融入而非另辟蹊径:价值观教育的路径

教育是一个价值规范语词,教育活动是一种价值性活动,离开了价值维度的教育不能称其为教育。遗憾的是,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喜欢把价值教育孤立于其他学科教学之外,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领域。正如悉尼·胡克认为的那样:在道德教育中最根深蒂固的偏见是认为德育“可以作为一部与学校课程中的所有其他学科毫不相关的孤立的教材而被教授,不管是借助于训诫还是相对而言较不明显的方式,进行道德学说的教学,能将可以接受的道德行为模式逐渐灌输给那些处于这种教育制度之下的儿童”^[11]。在价值教育中,我们也应该警惕这样的一种偏见。

众所周知,学校价值教育一般可以划分为直接的价值教育与间接的价值教育。前者主要是通过现有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思想品德》《思想政治》等德育课程,或者利用班会主题活动、团队活动进行直接的价值教育;而后者主要在《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教学中进行价值渗透,或者在校风、教风与学风等校园文化的潜移默化中进行。由于功利化的应试教育的影响,价值教育被边缘化,而不受重视。为了加强价值教育,人们试图增加专门的人员、设置专门化的课程进行直接的价值教育,以提高价值教育的效果。这样一来,价值教育可能陷入这样的一种吊诡之中:若是不进行专门化的价值教育,学生可能什么都学不到;若是强化专门化的、直接的价值教育,就会弱化间接的价值教育。专门化的价值教育可能导致其他学科教师不管价值教育,误以为他们在价值教育的方面的责任不大,以至于把价值教育推诿为德育教师与班主任等德育工作者。把价值教育从学校教育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种专题化、专门化的工作,看似是重视,其实是削弱。

与其关注专门化的价值教育,不如认识到教育与价值教育的内在关联性,或者说认识到教育的价值维度,教育过程即是价值教育的过程。学校生活

中的一切,都可能是价值教育的素材与资源。若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要素,需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教育即价值教育,价值教育蕴藏在教育之中。价值教育需要渗透于日常教育之中,把直接的道德教育、间接地学科教学渗透以及校园文化熏陶融合在一起,不必刻意而为之。第二,教师即价值主体,所有教师都是价值教育的主体。价值教育是全体教师的职责,不能仅仅关注到德育教师与班主任等德育工作者。第三,环境即价值环境,怎样的生活就会有怎样的价值。学校的生活场域与人文氛围都在发挥着价值教育的功能,影响着生活其中的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需要在价值认同的情感前提下,植根于学生的现实生活,全面融入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在与学校教育的同构中实现价值教育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1.
- [2]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4.
- [3]胡金木,冯建军.多元化社会中道德教育的困境及其超越[J].道德与文明,2009,(2).
- [4][5]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7.57.
- [6]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序言2.
- [7]威万学.冲突与整合——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23.
- [8]汪信砚.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与价值观冲突[J].哲学研究,2002,(11).
-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06.
- [10]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78.
- [11]杜威.道德教育原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序言1.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陕西省中小学德育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4M03);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路径、方法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2JZD001)。

(责任编辑 沈广斌)